

南京老杆子

王晓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晓华 著

老杆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杆子/王晓华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4-22405-7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6163 号

书 名 老杆子

著 者	王晓华
责任编辑	徐 海
责任编辑	张世卿 许尔兵
装帧设计	黄 炜
插图	任伟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9.75 插页 1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405-7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中国版《在路上》

——简评王晓华长篇小说《老杆子》

郝庆军

细读作品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王晓华先生的长篇小说《老杆子》是一部中国版的《在路上》，无论其思想、内涵的体量，还是其腔调姿态、写作方式，对于中国小说创作和中国当代文坛来说，都有其特殊的贡献。

这部书首先在气质上与凯鲁亚克的那部世界名著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调侃、嬉闹、欢乐、劲爆的世俗生活，颓废的生命感受，变幻的情绪流动，以及对命运无常的绝望反抗、对宏大叙事的骨子里的蔑视，在这部书中随处可见；而那字里行间满溢出来的“混不吝”的玩世做派、“爱谁谁”般满不在乎的生活理念，混合着一种天生的、“南京式”的绝叫，还有那种敢与生活死磕的狠劲杂糅在一起的人间生存状态，这些都与被称为“垮掉一代”的经典小说《在路上》，在精神气质上无不相通、神似，遥相呼应。

《老杆子》的主人公“老杆子”是一个下乡“知青”，但却没有一点上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的味道：既不“伤痕”控诉，也不“反思”咀嚼；既没有酸文假醋的卖弄才情，更不会撒娇卖

乖地“感谢生活”，而完全是赤裸裸的生活原貌和知青们荷尔蒙爆棚的横冲直撞。十几岁的孩子赶到乡下去，并不感到屈辱，也不自觉有什么高尚。他们想的只是如何玩乐和闹腾，打架、嬉闹、泡妞，偷鸡摸狗、捞鱼摸虾，挥霍剩余的青春力比多，寻找被时代磨灭而只能由自己找回的生命存在感。《老杆子》打破了以往所有知青文学的书写模式，解脱了任何意识形态负担，书写了以“老杆子”为首的一群无知无畏的少年在那个时代原生存在的生活志与意识流。

像《在路上》的迪安·莫里亚蒂一样，“老杆子”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到农村插队总不安分。他喜欢打架，民兵营长让他揍得服服帖帖，地痞流氓让他治得不敢轻举妄动；他也喜欢打抱不平，谁被欺负了，他二话不说替人出头。回城之后，更是不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从不走常人的路子，喜欢折腾和冒险，承包鸭厂，倒腾香烟，推牌九、玩虫子、斗蛐蛐、抽白粉他是样样精通，样样失败。他常常迷失自己，迷醉自我，不知道人生目标；他又常常义薄云天，肝胆相照，不断在豪情万丈中找回残存的良知。他藐视权威，无视传统，看不起那些吃官饭的人，更鄙视那些倚仗权势欺负弱小的家伙。他凭着个人好恶行事，不太计较后果，有股狠劲，有种不要命的气质，因此成为南京水西门一带的知名人物。当然，他也为此吃尽苦头，受尽折磨。但他还是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老杆子”的本色和秉性，到老也不服输、不屈从，硬挺挺活出一个南京“老杆子”的“斜杠人生”。

这部作品同《在路上》的另一个暗合之处，在于小说的叙事腔调和行文方式。凯鲁亚克的小说写作是反技巧、反故事的即兴式联想写作，以主人公和叙事者的情感流动为叙述主线，大量使用俚语、俗语和方言，许多篇幅让位于对美国社会风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叙述，以此凸显小说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学意义。小说的叙述语调充满诙谐，调侃，反讽，嘲弄，像是讲一个笑话，又似乎在说一个无厘头的故事，轻松欢快，娓娓道来。

最有地方特色和民俗风味的是，在小说的每一章前面作者总是放置一首或两首南京童谣、谚语、俚语、俗语、地名歌、城门谣、顺口溜，甚至还有革命歌曲和解放区歌谣。这些童谣、俚语串入小说中，实际就是写活了一部南京的生活史、民俗史和城市变迁史。而这些童谣、俚语作为每一章故事的楔子，对人物命运、情节发展、小说氛围、叙述腔调具有暗示、象征、互文性和隐喻性等功能，其艺术功能大有讲究。

比如，第十四章《进了预审科》的童谣是：“矮子巴，打电话，打不通，放洋嗡。”小说解释道：南京人过去喜欢“抖嗡”，就是抖空竹，发出“嗡嗡”之声。后来出现救护车和警车，拉的警报声就被叫作“放洋嗡”。警车警报一响，就预示着要抓人，在这里暗示老杆子要出事，俚语“放洋嗡”实际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老杆子与执法机关将要结下不解之缘，也隐喻着老杆子将吃官司的命运。第四十八章《“就怕你不打我”》引用的童谣是：“三角蛤蟆裤，省钱又省布！跳个芭蕾舞，屁股包不住，精屁股郎当过马路，稀屎拉一裤。”预示着老杆子玩世一生，退休后在医院当

保安，依然不安分守己，不向命运低头，他横行一世，不过是“稀屎拉一裤”的反英雄。而这些民谣又暗含着时代氛围、世俗社会的时尚潮流。不同时期的“民谣”最能反映时代风向的转换、民间好恶的标准以及社会情感的传递。民谣里既有民间隐痛，也有真情流露。《老杆子》里的近百首民谣谚语的引入，实际为小说平添了厚重的文化含量，使得小说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人物形象在那些民谣的吟诵和感喟中更加生动鲜明，摇曳多姿。

王晓华先生是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辛苦爬梳多年，熟稔有关南京的各种正史资料、闻人掌故、野史笔记，此前曾在央视、凤凰卫视以及其他卫视讲述军统秘史，颇受欢迎，而写小说则是晚近的事情。从这部长篇作品来看，王晓华先生对小说技艺不仅不显得生涩，而且一上来就是个高起点，一出手就给我们一个惊喜。这部《老杆子》完全按照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信笔写来，毫无拘束。因为作者没有因袭的负担，暗合了凯鲁亚克的笔法，以反技巧和随性书写的方式，将自己对生活和社会几十年的观察集中在“老杆子”一人身上，以传记体加野史化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南京土生土长、与南京这个城市血肉融合的草莽英雄和江湖大哥的一生。

“老杆子”无疑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也是在当代文学史上能够立得住的、不多见的典型之一。一部当代史，就这样经由“老杆子”形象串联起来，它带有明显的民间江湖气质，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既不属于国家主流文化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或世俗社会，也不属于现在许多作家书写的所谓“底层”（其

中多数为“伪底层”)，而是介于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市民社会与自发自足的民间世俗社会之间的灰色地带。在这个灰色地带中，国家权力管控力薄弱，民间世俗力量也没有完整的话语权。它自有其生存法则和发展规律，即所谓的“亚文化”。“老杆子”成长、生存于其间，他正是这种“亚文化”培养出来的草莽名流和狠角色。《老杆子》的独特之处，正是通过“老杆子”这一特异的形象揭示出了这个社会“亚文化”的隐秘存在。与迪安和萨尔等美国“垮掉一代”的文学形象相似，“老杆子”这一形象同样成为主流社会的叛逆者和虚伪文化的掘墓人。就此意义而言，王晓华一出手就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典型，带来了一部南京味儿十足的中国版《在路上》。

作为史学专家，王晓华必然具有“考据癖”，而这一癖好必然影响小说的写作。在写到“老杆子”的父母亲如何相识相知的时候，即从第二十九章到三十五章，小说信马由缰地来到民国——写了1923年土匪孙美瑶临城大劫案，写了国民党七十四师如何被歼灭，还写了1937年南京城破的各种往事，当然主要还是写“老杆子”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各种传奇经历。这些故事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为“老杆子”这个匪气十足的民间英雄形象找到了历史根源：原来他的祖辈、父辈都是黑社会青帮的重要骨干和头目。我认为，这样处理的确给小说带来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故事性，是不是还给这部小说的自在结构带来某种损失，需要进一步探讨。好在小说的内在气质与这段民国叙述毫无违和感，因为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讲的都是民间传奇和社会夹层中的豪情壮举。如果

这部小说的下半部分再充实和完善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在讲述老杆子退休之后的故事时再细致和深入一些，我想，这部小说就更加完美了。

2018年6月26日草于京北回龙观

注：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学者、作家与评论家

序二 看严谨的历史学者讲冷黑幽南京市井故事 ——《老杆子》首批读者有话要说

党 华

我在个人微信公众号连载推送王晓华先生的《老杆子》，是因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一书因缘牵引。印象中这位前辈总是央视讲课时的样子，要么西装革履，要么唐装扣在胸前一丝不苟盘卧，讲的是国家大事，说的是规范母语。怎么《老杆子》画风逆转，“呆逼”“死鬼”“下流坯”这样的词儿也能恰到好处被他抓弄呢？他这是一手伸进小说田里了呀。还是如此接地气地写市井人物。

原来彼时他老人家住进了南京的医院，和一位基本同龄的“老杆子”同住一个病房。

那些文字在微信里甫一亮相，千里之外的小编眼前就幻化出“洛阳纸贵”的云彩来，毫不夸张，立马就要求自媒体连载。

“下面故事乃王先生丙申夏秋际，住院调养时，以手机随手写的，按照他歪在病床上书写时自然分段，分期推出，大致上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勾人遐想……”

我的《老杆子》连载第一期就收到了著名文艺评论家黄海碧

先生的差评——因为他一下子就被文字吸引住了，可是配图多过文字，他怼我“文字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优质读者的意见啊，我改。

每天编发一段王老师新出手的《老杆子》，成了那个秋天的美差。很多朋友每天都盼着我的更新，信名（微信名）“金陵过客”的艺术家赵强先生只要看到我到点没发，一定小窗催我。读者们每天随着故事的推进，被那一口咸水鸭就着洋河大曲味儿的南京话带到了时光轴前，看年代戏——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纯爷们儿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天意巧合，在中秋节那天，推送的正好是故事中一个五味杂陈的中秋节，戏里戏外，月亏月盈……

我时常要给互动的读者解释，“老杆子”，南京话，相当于北京话的“老炮儿”，河南话的“混家儿”，陕西话的“弄家子”。老杆子的鲜活个性，在史学家手指点化下，寥寥数笔就立起来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老杆子的口头禅就是“多大事啊”。一个有血有肉、能担当、可信赖的南京男人，让女人想扑、叫男人愿和他肝胆相照，看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这感觉。

生动的南京话为故事增添了滋味。比如“胎气”，并不干女人肚子事，指的是相当于北京话的“局气”，河南话的“秉气”，普通话的“义气”，联系上下文的话，显然“胎气”比“义气”更义气。再比如“白了尾巴尖”，是老杆子讲一位神出鬼没的推牌九达人，战无不胜，而来历不明，最后归之为城隍庙里白了尾巴尖的狐仙，增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而又非怪力乱神一路。

老杆子的父亲和母亲的爱情，始于南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而又终于母亲“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决绝性格。在父亲无意中英雄救美后，他们各自的性格使得一家变两家，数十年恩恩怨怨里，裹挟着时代施于小民百姓的枷锁，母亲的倔强和要强，父亲的“胎气”和重诺，几件事就把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无解勾勒出来，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字驾驭能力。母亲无情的疏离，何尝不是对父亲入骨之爱的方式。老杆子夫妇的江湖秉性，也在几个细节中线描式勾出，老杆子夫妇靠非常规思维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小富，每天狐朋狗友灯红酒绿，老杆子老婆心知这种时候是要给男人面子的，她并不直接阻止他出去鬼混，而是在他临出门前塞给他一包“口香糖”（其实是安全套）。这些生动的细节，抵得过多少“牢固的婚姻就是建立在认识上的门当户对”的高论。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男女，他们贫了，富了，灾了，祸了，熬了，过了……或可悟到，人要学会与命运和解，与往事和解，代价是至亲至爱阴阳两隔。这种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透视人生的笔法，使这个故事短小而有力。

我坚信，我发现了一个好的小说坯子。

我将这本《老杆子》在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 年度选题会上隆重推介。

列位请看本人列举的《老杆子》内容特色：以一位出生于 50 年代的老知青近半个世纪的苦乐人生，以小人物的忙生忙死、离乱飘荡来展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国家经历的巨大变化。视角独特，语言生动，字里行间充满大学者写小说的酸爽淋漓。

出版价值：作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出版一土一洋中“一（本）土”的搭配，这本精短的市井人物小说将会是一股清新的风，集故事性、语言特色、漫画感于一体，“避热就冷”的视角，往往引发出乎意料的市场反应。

我的推介得到了社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选题顺利通过。

那时，稿子还需要润饰，我和王老师多次沟通，请他老人家受累，润饰之后正式进入编校程序。

然后，然后就是万能的微信朋友圈，因为我的嘤瑟，节外生枝了。

俗话说，“好女百家求”，尤其这信息大流通时代，很快，河南文艺出版社要做“南京方言市井小说”的消息，就被南京本土的出版社优化处理了——同奉“为时代奉献优质精神食粮”为主臬，我们其实很容易沟通。啥也不说了，为了《老杆子》能有更好的前程，河南文艺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扶“女”上马，又给一鞭子——拜托你们一定要善待她——放心吧，同志。我们已着手做帽子，邀请到南京著名插画师任伟民老师为《老杆子》创作一批插图，就照着贺友直《山乡巨变》的风格。

河南文艺出版社领导和编辑遥遥祝福，送稿子的马车已经出城二里地，还深情呼唤“书名还可以再斟酌”。

就这样，这本南京方言市井人物小说稿被江苏人民出版社拥入怀中。

接下来的事，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徐总会为读者讲述。在此我想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团队，当初报选题，只有一个不完整的半

成品书稿，仅仅因为我描述的美好前景，虽有远虑之声“南京方言市井人物小说，我社在推广时要因材施教”，但还是通过了年度选题。当作者通盘考虑，认为该书更适宜在南京方言区打造，我们奉上真诚的祝福。有什么比看到一本好书被厚爱更令编辑开心的呢？

当初连载的最后一期，作者写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杆子说的：“人都没得前后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就这么回事，不管你再发达不可一世，都有不行的那一天，走到哪步说哪一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得意时不要目空一切，认不得人，失意时也不要下流胚，像狗一样，都是命。”

话糙理不糙。

都是命。圆满。

丁酉初夏，王晓华老师去二祖寺改稿，每日间翠竹环绕，白雾氤氲，饮的是山间清泉，吃的是当地自产果蔬，发的图只让我想起一句话：“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却不生活在同一世界。”这般逍遥，真真托了《老杆子》的福了。

书中有一段对南京夫子庙的描写：

说起南京夫子庙，那一带青楼林立，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据讲夫子庙可以算作当时中国最大的“红灯区”

了。吴敬梓这样写：“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卷帘开窗。河道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月色灯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闻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旅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他写得比我好多了，他经历过。

.....

我也想说，他写得比我好多了，他经历过。

王老师在微信里晒出出版合同那天，我们看到最后定的书名是《老杆子》。这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由最初歪在病床上手戳手机而积累的那些文字，经过调改、打磨、润饰，将作为一本原创的小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我发微信祝福：“期待《老杆子》签名本。”

很快，他老人家回复：“放心。我不和傻孩儿玩。”

2018年6月12日

注：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序三 坏滴一塌，好滴一米

徐 海

这篇序，真不知道该用南京话来写，还是用我熟悉的正常的语言来写。《老杆子》所展现南京老杆子的典型形象和土得滴屎的南京话，让我很难摆脱“南京语言”的诱惑。某种程度上，文化是语言的游戏。平时我们作怪、搞笑，不用方言，效果差得一塌。不过，尽管 1984 年我就来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工作、生活在南京，但要像很多城南朋友和同事一样，把南京话讲得滴溜，我还差得远。因此，我力争用南京话来写，但可能是四不像。大家读这篇序，也请尽可能用南京话来默读。

这本书初版就有四个出版单位的人来写序，我干了这么多年出版，还真的没得见到过。这不能不从这本书的传奇经历说起。

王晓华是二档馆的研究员，是民国史大家，是我们出版社“民国军队”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大前年我和他在徐州书市上见过一次面、吃过一顿饭。当时他话不多，我的印象也不深。要不是我们社长助理胡德林反复跟我谈起，我差点忘了。现在他们两个人都跟我讲，他们刚工作时经常在一起玩。89 年夏天玩得最

疯，天天晚上赤个大膊，就马路边上吃酒，常常喝得胡子马汤的。看看今天的老王，穿着西装或者长袍马褂，天天在中央电视台讲“大受降”（讲抗战胜利），最近又来回不断地往北京跑，在央视录播“国民党大崩溃”（讲新中国解放），我绝对不能想象他早年会和胡德林在南京街头天天喝酒。直到这本书稿由老胡用微信发我，我才跟这位在他们的圈子里号称“民国二公子”的人有深入交往。当然酒要喝，不喝他话不多，儒雅得要死。一喝，人好玩得一塌，话也就多得一米，夹杂着脏话的南京话就更多了。不要说他，我也是。他跟和我一阵编书的小张讲：“要豁（喝）酒哎。不豁，豁使滴，作者怎么跟你一起玩呢？哪个会把好稿子给你呢？阿是滴啊？”

这本稿子来得神奇。王晓华去年生病住院。我感觉是天意让他跟老杆子住一个病房。经常有一些无儿带鬼的朋友来看老杆子，讲他们圈子里的事情。王晓华很好奇（我觉得不好奇的人肯定不能成为作家，也不能成为好的出版人），于是就跟老杆子韶上了。感觉老王是一个知识分子，看起来像一个书生，老杆子先不带他玩，也不跟他韶。但老王实在好奇，非跟他韶。哎，搭搭搭搭，两个人就搭上了。于是两个人天天韶，一韶就是一个多月，直到老王出院。好奇的老王每天把老杆子韶的东西往手机上写，边写边发朋友圈。不发还好，一发就疯得了，朋友圈反应出奇得好。老王得到激励，兴致高得一米，一口气把记下来的内容整理了一本书。

老王老家是河南，他自己虽然出生在南京，但毕竟对家乡有